

中国

全史速读

蔡磊◎主编

在我国古代，国家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中国一词的含义在不同时代也不同，大致统一时期略指全国，分裂时多指中原。随着皇帝统治疆土的变化，中国一词所包括的范围也相应有所不同。“中国”这一名称在西周周武王时期意为“中央之国”。相传3000年前，周公在阳城（今河南登封）用土圭测度日影，测得夏至这一天午时，八尺之表于周围景物均没有日影，便认为这是大地的中心，因此周朝谓之中国。汉朝以后，虽然有些外族入侵中原后建立的政权也自称“中国”，但是并不代表它们就是中国政权。因为他们这个自称的“中国”通常指地理概念上的“中原”而不是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即使历史上的某个政权自称中国政权，也未必代表它就真的是中国政权。根据史料，日本也常常自称“华夏”、“中华”。例如《大日本史》卷117，载有当时日本天皇在公元740年（唐代开元二十八年）上表曰主：“北狄虾夷，西蕃倭俗，野性难驯。往古以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日本和中国显然是两国，日本历史上一个政权是否是中国政权也要看它与前一个中国政权的关系，是属国内政权更换的形式取代前一个中国政权，还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取代前一个中国政权。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更是个民族文化的概念。

Zhongguo Quanshi Sudu

中国是华夏汉族建立并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国家。古代中国从来就有抵抗外族侵略的传统，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形成了“尊王攘夷”、“大一统”、“华夏正统”的地位。从远古的“禹敷玄圭，罔以家为”，到岳飞的“精忠报国”，每一次遭受外侮，古代中国人都奋起抵抗，无一不验证了这一光荣传统。孔子在论语中评价管仲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是，有了管仲，华夏没有亡于外族。什么叫“披发左衽”？“披发左衽”的反义词，就是“束发右衽”，也就是华夏汉族的发型服装，是华夏汉族和华夏汉文化的代表。可见，孔子也是把华夏汉族和华夏汉文化视为中华正统，不容外族取代中华正统。所谓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这里的“夷狄入中国”，指的是归化、内附中国，决不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征服中国。满清入关，大儒学家顾炎武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之别。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迥别。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杀降戮人，人将相攻，谓之亡天下。”学者黄宗羲所言，“明亡于国贼，乃亡国也。亡于满清，则亡天下。”“亡天下者，衣冠易改，性发易复”。这里的“亡国”是朝代意义上的政权灭亡，这里的“亡天下”则是朝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的灭亡。历史学家顾炎武在《日知录》第一卷第一节写道：“古之所谓天下者，大抵指汉族而言，明则是‘易姓改号’，其间之所谓亡国者，乃是汉族之亡，而非天下之亡。故古之所谓亡国者，乃指汉族而言，而非指天下而言。”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全史速读

中国逸史速读

蔡 磊 主编

(一)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全史速读/蔡磊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104—02611—2

I. 中… II. 蔡… III. 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504 号

中国逸史速读

责任编辑: 万晓咏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396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611—2

定 价: 920.00 元 (全 32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篇 秦汉逸史

秦汉风月传奇	(3)
第一回 授龙种天意兴刘 斩蛇身先机兆汉	(3)
第二回 炼剑术姣娜请迟婚 医刑伤娥姁甘堕志	(11)
第三回 争城夺地爱妾任军师 送暖嘘寒娇妻通食客	(18)
第四回 意欲摧花慧姬逃世外 势如破竹真主人关中	(26)
第五回 粉腻花馨华宴迷艳魅 香温玉软御榻惑才妃	(34)
第六回 约法三章愚民入彀 谀辞一席上将开颜	(41)
第七回 宴鸿门张良保驾 毁龙窟项羽焚宫	(49)
第八回 私烧栈道计听言从 暗渡陈仓出奇制胜	(56)
第九回 乱人伦陈平盗嫂 遵父命戚女为姬	(64)
第十回 同命鸳鸯营中充质品 销魂蝴蝶帐下擅专房	(72)



第十一回	逆子乞分羹思尝父肉 奸夫劳赐爵酬伴妻身	(86)
第十二回	白水盟心虞姬自刎 乌江绝命项氏殒亡	(87)
第十三回	即帝位侮辱人臣 分王封栽培子弟	(94)
第十四回	隔墙有耳面斥戚夫人 窃枕无声魂飞安彩女	(102)
第十五回	长乐宫诸侯观礼 匈奴国阏氏受愚	(109)
第十六回	记旧恨戏诘尊翁 蒙奇冤难为令坦	(116)

第一篇

秦汉逸史



秦汉风月传奇

徐哲身 著

第一回

授龙种天意兴刘 斩蛇身先机兆汉

史笔惟将国贼诛，宫中事迹半含糊。

虽然为恶牝鸡唱，因噎真成废食乎。

男女平权已一途，坤仪纠正属吾徒。

闲来戏弄疏狂笔，写出汉宫人物图。

这两首诗便是不佞作这部《汉宫》的宗旨。史家只载军国政治，对于宫闱事迹无暇详记，一概从略。这书既用《汉宫》标题，只写宫闱事迹。对于军国政治，无暇兼述，也就一概从略。虽说是仅供文人消遣，无关正经的小说，犹恐以辞害意，误了一知半解的青年。所以立意宜正，考据宜详，不敢向壁虚造，致蹈“齐东野语”之嫌。读者诸子，都是词坛健将、学馆名流，翻阅这书便知人生处世。无论是甚么元凶巨恶，也只能遮瞒于一时，莫能逃过于后世。即如本书的那位王莽而论，当时何尝不谦恭下士，世人一时为其所蒙，几以伊周目之。不久假面揭破，虚伪毕露，依然白费心机。古之人“盖棺论定”那句说话，确有至理！至于历朝宫闱中的事迹，可以流芳千古的，不过十之二三；遗臭万年的，倒有十之七八。从前的人，往往徇于重男轻女的习惯，



都存着夫为妻纲的心理。以为一切重大责任，自然要男子负着，未免原谅他们几分。因此酿成他们种种的罪恶，尾大不掉，莫可收拾。他们呢？反认为堂堂正史，都未详细宣布他们的罪状，纵有甚么恶行，必可邀准摘释。哪儿防到数千百年以后，竟有不佞这个多管闲事之人，握着一枝秃笔，一件件的写了出来。他们死而有知，定在那儿娇声浪气地咒骂不佞要拔舌下地狱。但是此例一开，安知数千百年以后，没有第二位像不佞这样的人物，又将现代女界中的行为，宛如拍照一般，尽情描写出来的呢！前车可鉴，知有傲惕，因此一变而为淑眷贤媛，留名万世。照不佞揣度，未必无人。这样一来，才不负不佞做此书的一番苦心。话既表明，现在先从那位汉高祖刘邦诞生之初，汉未成汉，宫未成宫，他的一座草野家庭之中叙起。

秦始皇造万里长城，想做他世世代代的皇帝，岂知那时江南沛县丰乡阳里村的地方，早已应运而生，无端地出了一位真命天子。

这位天子，自然就是刘邦。他的父亲，名叫执嘉。母亲王氏，名叫含始。执嘉生性长厚，里人就尊称他一声太公。又看太公面上，也称王氏一声刘媪。她因不肯辜负太公白养活着她，巴巴结结地就替太公养下两个孩子。长男名伯，次男名仲。养下之后，还不敢认为已尽责任，每日的仍去田间工作。

有一天，她带领两子来到田间。那时正是隆冬天气，因已三月未雨，田里所种的菜蔬，必须灌溉。她因两子年稚，只得亲劳玉手。一连挑了几桶沟水，便觉身子有些疲乏，一面命两子且去放牛，自己先行回家休息。路经一处大泽，水声淙淙，水色溶溶，一见之下，懒神顿时降临，更觉满身发酸，寸步难行起来。乡村妇女原没甚么规矩，她就在堤边一株大树底下，坐着打个盹儿，一时入梦。正在朦胧之间，陡见从空降下一位金甲神祇，满面春风地向她言道：“本神因你们刘氏世代积德，又与你三生石



上有缘，颇想授你一个龙种。”言罢，似有亲爱之意。刘媪见这位神祇，出言费解，举止无度，自然吓得手足无措。正想逃跑的当口，不料那位神祇，早已摇身一变，已经化为一条既长且粗的赤龙。同时又听得一个青天霹雳，立时云雨交作起来。可笑刘媪，就在这场云雨之中，昏昏沉沉的不知人事。

此时太公在家，见他两子一同牵牛回来，未见乃母偕至，忙问：“你们的娘呢？”两子答称：“母亲先已独自回来。”太公听了，不甚放心，拔脚就走，沿路迎了上去。走近堤边，早见他的妻子一个人斜倚树根，紧闭双眼，却在那儿酣眠。急走近他妻子的身旁，将她唤醒转来道：“你怎的在此地睡着？离家不远，何不到家再睡也不为迟！”只见他妻子先伸了一个懒腰，方始睁开惺忪睡眼，朝她自己身上和地下看了一眼，跟着就现出万分惊疑的脸色问道：“方才大雷大雨，我的衣裳和地上怎么干得这般快法？”太公听了，竟被他引得好笑起来道：“怎么你青天白日的还在讲梦话？今年一冬没有点滴雨水，果有大雷大雨，这是要谢天谢地的了！”刘媪一听并未下过雨，始知自己做了一场怪梦，连称奇怪不止。太公问他何故称奇道怪？刘媪见问，回忆梦境，历历在目，不禁把她的双颊臊得绯红起来道：“这梦真是奇突，此处过路人多，回去对你讲罢。”太公听了，便同刘媪回到家里。

两子一视他娘回来，欢喜得兼纵带跳的，来至他娘面前。一个拉着袖子，一个拖着衣襟，一齐问他娘往何处闲游，为何不带他们同去？刘媪不便将做梦的事情告知两子，只得哄开他们，方将梦中之事悄悄地告知太公。讲完之后，还问太公，这梦主何吉凶？太公听了道：“幻梦无凭，何必根究！我们务农人家，只要上不欠皇粮，下不欠私债，吉也吉不到哪里去，凶也凶不到哪里去。今天的这个怪梦，无非是因你疲倦而起。这几天你可在家休息，田里的生活，让我一个人去做便了。”等得晚饭吃毕，刘媪先把两子照料睡下，又与太公谈起梦事道：“梦中那位金甲神祇，



他说授我龙种，我曾经听见老辈讲过，只要真是龙种，将来就是真命天子。难道我们刘氏门中，真会出个皇帝子孙不成？”说着，他的脸上又露出一种似乐非乐、说不出的神情。太公听了，吓得慌忙去止住她道：“快莫乱说，此话若被外人听去，就有灭族之祸。我和你两个，只望平平安安的，把两子管教成人，娶媳抱孙，已是天大的福气。”

刘媪听了，虽然不敢再提梦事。早是就在那天晚上，所谓的龙种，真个怀在他的腹中去了。次年果然养下一个男胎，却与头两胎大不相同。此子一下地来，声音宠亮，已像三五岁的啼声；又生得长颈高鼻，左股有七十二粒黑痣。太公偶然记起龙种之语，知是英物，取名为邦。他这个命名的意义，有无别的奢望且不管他。单讲他又因这个儿子，排行最小，就以季字为号。不过刘媪对于此子，更比伯仲二子，还要加怜爱。或者她的梦中尚有甚么真凭实据，不肯告人，也未可知。好在她未宣布，不佞反可省些笔墨。刘家既是世代业农，承前启后，无非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那些事情。伯仲二人随父种作倒也安逸。独有这位刘邦年渐长大，不事耕稼，专爱斗鸡斗狗，狂嫖滥财，以及代人打抱不平等事。太公屡戒勿悛，只好听之。后来伯仲两个娶了妻子。伯妻素性吝啬，只见他这位三叔，身長七尺八寸，食量如牛，每餐斗米瓮酒，尚难果腹，如此坐耗家产，渐有烦言。太公刘媪既有听闻，索性分拆产业，命伯仲二人挈眷异居。邦尚未娶，仍随两老度日。

光阴易过，刘邦已是弱冠年华，他却不改旧性，终日游荡。自己一个人已经化费很大，还要呼朋引类，以小孟尝自居。他娘虽是尽力供给，无奈私蓄有限，贴个精光。太公起初念他是个龙种，未免势利一点，另眼看待也是有之。后来见他年长无成，并没巴望，自然只得大生厌恶起来的了。

有一天，刘邦被他父亲训斥几句，不愿回家，便到他两个老



兄家中栖身。长嫂虽然瞧他不起，因为丈夫相待小叔甚厚，未便过于叽咕。谁知没有几时，长兄一病归天，这位长嫂，更恨他入门不利，忙去说动二婶，联盟驱逐小叔。刘邦见没靠山，方始发出傲气，一怒而去，不得已又钻到近邻两家酒肆之中，强作逆旅。这两家酒肆的主人，都是寡妇，一名王媪，一叫武负，二妇虽属女流，倒还慷慨。一则因刘邦是他们毗邻少年，要看太公的面上；二则因他在此居住，他的朋友前来和他赌博，多添酒客，比较平时反而热闹。以此之故，每日除供给酒饭外，还送些零钱给他去用。他本是一个随处为家的人物，有了这般的一个极妙地方，自然不肯莺迁的了。

一天晚上，他的朋友又来寻他赌博。听说他喝得烂醉，蒙被而卧，将被一揭，并无刘邦其人，只见一条金龙，似乎睡熟在那儿，吓得倒退几步，再将床上仔细一看，那条金龙忽又不见，仍是刘邦一个人，鼻息胸胸然地躺在床上。这位朋友，此时已知刘邦大有来头，哪里还敢去惊动他老人家，赶忙退了出去，把这事告知大众。就由这位朋友为首，私下凑集一笔银子，替刘邦运动了一个泗水亭长的职务。刘邦知道此事是大众抬举他的，谢过众人，便去上任。

古代亭长之职，比较现在的地保，大得有限。不过那时刘邦寄食酒肆，究属不雅，一旦有了此职真比得了甚么还要高兴。每天办几件里人小小的讼案，大的公事自然详报县里。因便认得几个吃衙门饭的人员：一个是沛县功曹萧何，一个是捕役樊哙，一个是书吏曹参，一个是刽子手夏侯婴，其余的无名小卒也不细述。不过这四个人与刘邦年龄相若，性情相同，不久即成肺腑之交。每过酒上，必与刘邦开怀痛饮，脱略形迹。

有一次，刘邦奉了县委，西赴咸阳公干。一班莫逆朋友，因他出差，各送赆仪，都是当百钱三枚。惟有萧何，独馈五枚。刘邦暗喜，他说数虽不多，足征交情有别，因此更与萧何知己。及



入咸阳办毕公事，一个人来至宫外闲逛。是时始皇尚未逝世，这天正带了无数的后宫嫔妃，在御园之中，九霄楼上，饮酒取乐。一时宫乐奏起，乐声飘飘的随风吹到刘邦的耳内。他忙跟着乐声抬头一望，方知这派乐声就从此楼而出，心知必是始皇在此取乐。同时又见那座御楼高耸云际，内中粉白黛绿的塞满了一楼，他见了万分妒羨。因思大丈夫原当如是，当下胡思乱想了一会，只得意兴索然地回县销差，仍去做他的泗上亭长。这般的一混又是好几年了。他因手头已经不似往日的窘迫，只是尚无妻室，皇帝倒没有想得到手，孤家寡人的味儿却已受得难熬。于是四处地物色女子，东一个、西一个的，被他也勾搭了不少。这天正是中秋佳节，他便在一个姓曹的女子房中喝酒，忽见萧何连夜来访，相见之下，一面添座同饮，一面问他有无公事。萧何道：“前几天，单父县里来了一吕公，单名一个父字，号叔平，与我们县尊有旧，据说避仇来县，带了妻房子女一大群人物，要托县尊随时照应。县尊顾全交谊，令在城中居住，凡为县吏，都该出资往贺。”

刘邦听毕，初则若有所思，继而又点首微笑。萧何不知其意，复问道：“我是好意通知，你去不去也该复我一声！”刘邦方连连答道：“去去去！他既有宝眷同来，我要瞻仰瞻仰，如何可以不去？”萧何听了，也不在意，吃了几杯，辞别而去。

次日刘邦践约到县，访得吕公寓所，昂然径入，其时他的一班熟友，全在厅上帮同吕家收受贺礼。见他到来，便戏弄他道：“同人公议，贺礼不满千钱者，须坐廊下。”刘邦听了，并不答话，就取出名刺，写上贺仪万钱四字因即递进。吕公见他贺仪独丰，惊喜出迎，延之上座，寒暄几句，又将他端详了好一会，摆出酒宴，竟请他坐了第一位。酒过三巡，众人各呈贺礼，他此时身无分文，依然面不改色地大嚼特嚼，喝得醺醺大醉，方对吕公言道：“万钱不便随身携带，明日当飭仆送上。”吕公笑谢。席罢



客散，吕公独邀他至内室，对他笑道：“老夫略知相术，见君是位大贵之相，将来自知。长女雉，小字娥姁，生时有异兆，愿奉箕帚，幸勿推却！”刘邦听了，乐得心花怒放，慌忙行过子婿之礼，吕公含笑扶起。送走之后，笑对吕媪说：“我们女儿，得配刘郎，真好福命也！”吕媪自然大喜。

没有几时，已是花烛之期。交拜天地，送入洞房。刘邦见吕雉，千般娇艳，万种风骚，非常合他胃口。太公刘媪见了新人，不过平平而已。过了两年，吕雉生下一女，便是将来的鲁元公主。又过数年，复育一子，就是将来的惠帝盈。刘邦生性好色，在未娶吕雉以前，已与曹姓女子，生下一子；娶了吕雉之后，始将曹女列为外室。此事不瞒朋辈，仅瞒吕雉一人罢了。刘邦此时虽已成家有子，不过福运未至，一时无法发迹。闲居没事，便自制了一顶竹皮冠，高七寸、广三寸，上平如板，式样奇异，自称刘氏冠。后来得了天下，垂为定制，必爵登公乘，方准戴得此冠，后人称为“鹄尾冠”。有人说刘邦早有帝志，此冠便是证据，此言不为无因。

这年秦廷颁诏，令各郡县遣派犯人西至骊山，帮筑始皇陵墓。沛县各犯，便命刘邦押解。谁知他沿途因酒误事，所有犯人，逃脱大半。刘邦一想，既已闯祸，索性统统放走，完全做个好人。等得放走各犯之后，他当时就想逃至深山避祸。后来一想，我的父母可以丢了不顾，我的妻妾，哪好不管。他们二人，一般的花容月貌，我妻的性情，尤其不甘独宿。我刘邦事事肯为，惟乌龟头衔，不愿承受。我何不连夜回至家中，将我妻妾挈同而逃。他想罢，即向阳里村而来。及至行近那条大泽，忽听得前面哗声大作，又见有十几个村人奔逃而至。刘邦问他们何故如此，那班人答道：“泽边有一条大白蛇伤人，你也不可前去！”刘邦此时酒尚未醒，胆子不免大了起来，越过乡人，几个箭步奔至泽边。果见一条数丈长的白蛇，横架泽中，俨如一座桥梁。他此



便冒了一个大险，只想侥幸，拔出佩剑，窜至那蛇身旁，拦腰一剑，幸将蛇身剁作两截，他方呵呵大笑。不料酒气上涌，一交跌倒在地，竟会睡熟。

及听有人唤他，醒来一看，认得是位同村人氏。那人道：“刘亭长，你的胆子真大，你放走犯人，一个人还敢回来，县官已把你的尊夫人捉去，现出赏格派人捉你呢！”刘邦一听他的妻子已经被捉，此时自己要保生命，话也不答，拔脚便想逃走。那人一把将他拖住，刘邦更加着急道：“你将我捉住，难道想领那个赏格不成！”那人摇首道：“我何至于如此不义，你莫吓，此刻深夜无人，我和你谈谈再走未迟。”刘邦没法，只得与他席地谈天。那人道：“泽边一条大蛇，不知被何人所斩，已是奇事。我方才走过那儿，又见一位老妪，抱蛇大哭。问他何故，他说他是那蛇之母，那蛇又是甚么白帝子，被一位甚么赤帝子所斩。我还想问他，忽然失其所在，你道此事奇也不奇？”刘邦听了，心里甚是暗喜，嘴上却不与他明言。谈了一会，天已微明。刘邦别了那人，便向原路而去。一壁走，一壁暗忖道：我是龙种，我娘曾和我提过，我那位赌友，他又见我床上有过金龙，此姬所言，虽觉荒诞，既会忽尔不见，必非无因。县里既是出了赏格拿我，我且逃出这个龙潭虎穴。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慢慢地招集天下英雄做番大举，有何不可。想毕，一看已经离乡甚远，他就一个人来到芒砀二山之间。正想觅个安身之处，不防身后一阵腥风，跳出一只猛虎。说明迟，那时快，他的身子已被那虎衔住。正是：

醉中幸把蛇身斩，醒后翻从虎口投。

不知刘邦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炼剑术姣娜请迟婚 医刑伤娥姁甘堕志

却说刘邦一被那只猛虎衔住身体，这一吓，还当了得！他虽然明知山中没有人迹，但是要想活命，自然只好破口大喊救命。

谁知真命天子，果有百神护卫。忽然半空之中，横的飞下一个垂髫女子，奔至虎前，用手急向虎头之上拍了一下道：“你这逆畜，一眼不见你就出来闯祸，还不速将贵人放下！”那虎听了，仿佛懂得人事的模样，就轻轻地将刘邦身体由口内吐了出来，径自上山去了。

此时刘邦的苦胆几乎吓破，早已昏昏沉沉地晕在地下。后经那个女子将他救醒，他忙一面坐了起来，一面便向那个女子口称恩人，倒身便拜，又说：“恩人怎有这般武艺？真个令人钦佩！”只见那个女子，一壁将他扶起，一壁嫣然微笑着对他说道：“将军既具大志，我以为必有非常气概，谁料也与常人无甚区别，未免使人失望。”刘邦听了不解道：“小姑娘所说之话，究是指的甚么而言？”那个女子又含笑道：“大丈夫膝下有黄金，异常名贵，今将军见人乱拜，似失身份！”刘邦听了，方始明白他的意思。此时且不答话，先把自己衣服上的灰尘拍去之后，方对那个女子辩说道：“大丈夫自应恩怨分明，我刘邦受了小姑娘救命之恩，怎好庞然自大，不向小姑娘拜谢？”那个女子听了道：“这末譬如现在的秦帝，他偶然出宫行猎，一时不慎，被虎所衔，当时由他的卫士，也将他从虎口之中夺了下来，难道秦帝也要向那个卫士下跪，谢他救命之恩不成？”刘邦听了道：“这是不必的，赐金封爵已足补报的了。”那个女子道：“既然如此，将军的大志，无非想做秦帝第二罢了。目下虽是避难此山，尚未发迹。但是一个人



的骨子，总在那儿的。”

刘邦这人，本是一位尖刻之徒，平时与人交涉，不问有理无理，一定争得自己不错。此时的向人谢恩，毫无错处，反被一个小女子，驳了又驳，真从哪里说起。只思他是救命恩人，何必与他多辩，便笑着认错。那个女子，方始不提此事。

刘邦又问那个女子道：“小姑娘的满身武艺究是何人传授？小小年龄，何故住在此山，又何以知我具有大志，可能见告否？”那个女子听了，便指着一座最高的山峰道：“寒舍就在那儿，将军且同小女子到了寒舍，自当细细奉告。”

刘邦听了，便跟了他来至最高峰顶，果见那里有数椽茅屋。篱边野菊，墙下寒花，门前一溪流水，屋上半角斜阳，一派幽景，陡觉胸襟为之一爽。刘邦正在那路边走看景致的当口，忽见起先的那只猛虎，偏偏蹲在路旁，只将他吓得闪在那个女子的身边道：“小姑娘，此虎莫非是尊府所养的么？”那个女子微笑答道：“是的。此虎乃是家母的坐骑。家母今春仙去，我便留它在舍伴个热闹。”说着，恐怕刘邦害怕，不敢走过那虎面前，便对那虎喝道：“逆畜不准无礼，贵客在此！”那虎听了，真有灵性，就慢慢地站了起来，踱近刘邦的身边，用鼻子尽是嗅他的衣襟，表示亲昵的样子。刘邦此时因有女子在侧，并不怕惧。一时进了茅门，那个女子一脚就将他导入自己卧室。刘邦一看室内，布衾纱帷，竹椅板棹，甚是雅静。心里以为一个女子，虽有武艺，不必至于孤身居此荒山，且等他说明之后，自然知晓。

那个女子，一壁请刘邦随意坐下，一壁舀了一杯凉水递与了他，方始坐下说道：“小女子原籍冀州，姓袁，小字姣娜。先君子在日，曾任御史大夫之职。只因秦帝无道，屡谏不纳，后见他喜污大臣的妻女，已属气愤难平。岂知有一日，秦帝大宴群臣，兼及命妇，是日先君子携了家母上殿，男席设在偏殿，女席设在后宫。家母自然随着大众入内。先君子正待宴罢之后，趁着秦帝